

读史侧翼 刘永加

## 古代状元的暑期生活



仇英画作《观榜图》。 资料图

一年一度的暑假又到了,大学生们的暑期社会实践也开始了,丰富多彩的活动,为大学生们将来走上社会打下了基础。

古代状元就相当于现在的超级学霸,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格外受到关注。古时候虽然没有暑假之说,但状元们衣锦还乡时,就好像是当今的大学生放暑假,自然就有了暑期生活。

状元衣锦还乡,一般会有什么样的境遇呢?

宋真宗咸平五年(1002年),青州益都人王曾一举中了状元,此前他在青州的每一层级考试中都一路领先,成为科举史上罕见的三元之一。殿试唱名之后,京城轰动,人人欲识其人。翰林学士刘筠对他开玩笑说:“王状元就凭这三场考试,一生吃穿不尽。”王曾严肃地说:“我王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饱!”

据《厚德录》载:王曾回老家青州探亲时,青州知府听说他要回乡很高兴,命令当地的父老乡亲载歌载舞到城郊去迎候。还在途中的王曾得知这一消息,深感不安,就换了便服,找了一头小毛驴骑着,悄悄从另一城门入城,突然出现在知府面前。王曾说:“我自幼是孤儿,是叔父大人和父老乡亲养大的,如今中了状元,理应为国效劳,怎敢劳动父老隆重迎候?所以,我才换了便装,绕道进城的。”知府被他的话深深打动了,赞叹道:“您可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状元!”后来,王曾果然成为一代名相,尽忠于国事。

状元返乡,都要走访亲朋好友父老乡亲,其间留下不少佳话。

明宪宗成化八年(1472年),南直隶长州(今苏州)人吴宽中了状元。后来吴宽衣锦还乡,就干过扶弱济贫的事。据《古今谈概》载:有一天,吴宽送客到门外,见一个卖扇子的小孩在嚎啕大哭,上前一问,原来是小孩带着一捆扇子在路边卖,因打瞌睡被人乘机偷去了几把,他怕回去挨打,因而啼哭。吴宽笑了笑,把小孩带回自己家里。吴宽研磨濡笔,在每一把扇子上都题上了字,然后说:“你再拿去卖吧,保你回去不挨打。”小家伙将信将疑,边走边喊:“吴状元题字的扇子,快来买啊!”没走多远,扇子就全部卖掉了。吴状元这是一举多得,不仅帮助了邻家小孩渡过了难关,还对小孩的家庭给予了帮扶,赢得了父老乡亲的广泛赞誉。吴宽最后官至礼部尚书,为政清廉,颇有建树。

在清代有一位奇特的状元,他是奸臣秦桧的后代,遇到的问题有点难,他是怎么化解的呢?据《清朝野史大观》记载,清乾隆十七年(1752年),南京秦淮人秦润泉考中进士。

殿试时,乾隆皇帝问他:“听说你是秦桧的后代,此话当真?”饱读诗书,智慧过人的秦润泉不卑不亢回答道:“一朝天子一朝臣。宋高宗是昏君,用的是奸臣;而您是明君,用的自然是忠臣喽!”乾隆皇帝听了龙心大悦,破格点其为状元。

秦润泉高中状元后,衣锦还乡。恰巧著名文学家袁枚到任南京江宁县令,听说秦润泉正在家乡,就亲自登门拜访,从此结为莫逆之交。他们一起畅游秦淮河,沿河欣赏两岸风光,看尽六朝金粉、水月繁华。

其间,秦润泉还同诗友相约一起到杭州游览西湖。在岳王坟前看见铁铸的秦桧夫妇跪像,周身都是秽物,深感尴尬。诗友们非要让他题对以记此游。秦润泉略一思忖,挥笔立就:“人自宋后羞名桧,我到坟前愧姓秦。”秦润泉忠奸分明的立场,令在场的人无不叹服。秦润泉历任考官,卷卷尽阅,尽职尽责,为国家选了不少人才。图

流金岁月 陈恩睿

## 门槛上的父亲



毕加索画作《父与子》。 资料图

因父亲不喜欢在城里生活,便独自留在老家。除节假日外,我一般一个季度回老家探望父亲一次。但去年12月底,因我身体极不舒服,住院治疗,故不能回老家陪父亲过年。直到今年端午节,我终于能回老家探望父亲。

在我生病期间,曾与父亲通过几次电话,他了解我的病情,叮嘱我静心接受治疗,不要胡思乱想,尽早康复。每一次,父亲与我通话时,说到后面,声音就特别低沉,几乎听不清楚……他在为我心痛。

从海口回老家的路上,我满脑子都是父亲的音容笑貌:父亲今年94岁,生于海南西部的农村。父亲一生命运坎坷,约2岁时,其父因病去世;9岁时,其母又病故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父亲不等靠要,艰苦奋斗,自力更生,努力去创造更好的生活。

今年端午回家,看到的父亲,黑瘦且神情黯淡。一生勤劳的父亲,连庭院里的落叶落花都不打扫了,父亲不是偷懒,而是太虚弱了。姐姐说,这一段时间,父亲一直感冒,痰卡在喉咙里,仅能喝点丝瓜汤和稀饭……父亲左手拿着一小瓶氨基酸,想自己插入吸管,但动作极其缓慢。我走过去,想帮帮他,但他拒绝了,他努力摇头的样子,让我心酸。我知道,父亲

连露出一个微笑都很难了。

父亲向来爱干净,且待人和善有礼,过去,不管吃饭还是喝水前,他使用的碗筷都必须冲洗;饭后,离开饭桌时,他会对大家说“慢慢吃”;有人敬酒时,他会说“祝大家健康、安好!”可这一次,他离开饭桌时,不仅不与大家打招呼,就连碗筷,也随意地丢在饭桌上。

父亲的耳背情况加重了,原来靠近他,将音调提高一点,便可以交流。如今,我们说什么,即便声调和原来一模一样,父亲也听明白了。我们提高声调,他可以断断续续地明白,但在外人听来,就像是在同他吵架。老家的一位邻居后来想了个办法:用手势来进行沟通……这个办法似乎有用,经邻居这么一改,表述者轻松了,也不影响周边居民。但父亲的话却更少了,也不主动说,大部分时候,他处于沉默的状态……我深知,与父亲见面,那是见一次少一次了。此次回来,我准备多陪陪父亲。

父亲从屋子里出来,或找水喝,或进屋去躺在床上。如此反复,几乎成了规律。之前,父亲行走不使用拐杖,如今却是拐杖不离手了,就是移动一小步,都得靠拐杖助一臂之力。

十余年前,父亲患了轻度脑瘫,仅住院治疗两个星期。出院后,他用拐杖助力约一个月,就将拐杖扔到一边去了,他想像正常人那样行走。这一刻,我突然惊觉,父亲是弱了,实在太弱了。

如今,父亲已离不开门槛了。父亲从屋里移步到门槛上,或从庭院里移步回屋里,几乎都要在门槛上坐下来歇歇。我知道,如今的门槛已是父亲移步的“驿站”。门槛上坐着的父亲,就近用手摸一摸、捏一捏水泥地板上的小小垃圾,然后,将其装进一个王老吉的小瓶子里。父亲穿着一双拖鞋,那干瘦、黑灰的脚趾都紧紧地收拢着……父亲黑瘦了,双腿、双脚、身子、脸部等均黑黄黑黄的。父亲脚上、手上的血管明显地“暴露”了。还算幸运,父亲还能从腿脚到头部用手抓摸着自我按摩。父亲实在是太疲倦了,但愿父亲一直健康、平安、快乐! 图

季候物语 陆明华

## 知了声声



齐白石关于蝉的画作。 资料图

乡间的盛夏,到处是知了的乐园。

那天,我在家里听到了今年第一声知了的叫声:“知了,知了”,这声音终于又回来了!

知了是俗称,其大名叫蝉。一个曼妙的黑色精灵,身穿一件黑里透着点微红的衣服,燕尾服般透明羽翅里有着叶脉一样的暗花纹,它似乎是盛满火热夏天的河流,树干是它怀抱在身的指挥棒,在夏天深处演绎一场浩大的、情感豪放的旷世交响。

儿时老家的房前屋后栽种了不少树,炎热把村庄折磨得筋疲力尽,蝉的叫声也流着汗,淹没了村庄。大人们嫌蝉的叫声烦躁,而我们小孩子,却千方百计地想要逮住这些可爱的小精灵们。趁父母午休时,我便偷偷溜出来,叫上一两个小伙伴去捉知了。知了一般都待在树的高处,我们把两根竹竿接在一起,顶端插上一个且深且狭的网子去捉知了。捉知了时,将竹竿顺着树干,悄悄地把网口贴过去,一套一个准。

儿时我们抓知了有很多办法,其中粘知了的方式也常用。黏胶必须自己动手做,首先找到橡皮筋,再找些汽油,倒进玻璃瓶,把橡皮筋浸泡在里面,第二天就可以使用了。粘知了时,用一根细细的竹竿,取出一点玻璃瓶里的黏胶,轻轻地粘在竹竿头前,看准知了的位置,轻轻地靠近,对准知了的翅膀,哈哈,抓住了,任凭知了拼命鸣叫,也难以逃脱。

还有一种抓知了的方法最简单,我们称为找知了。知了产卵的地方是在树下,产下的卵半个月就孵化出幼蝉。幼蝉长期在地下生活,有着冬暖夏凉的条件,也很少有天敌来威胁。它们经过4—5次蜕皮后,就钻出地面,爬上树枝,最后一次蜕皮——金蝉脱壳,成为成虫。夏夜,我们在大树下察看小洞口,耐心等待知了钻出来,一抓一个准。

有时,知了很早就从洞里爬出来,有的已经爬在树干上,并继续往上爬行,有的却还在地上寻找着要爬上去的目标。这是我们最轻松的时刻,也是感到惊喜的时刻,因为很容易地就能捉到它们了!

知了抓多了,我们还能分辨出不会叫的知了——“哑姑娘”,其实是雌蝉;整天叫个不停的是雄蝉,它的发音器就在腹基部,像蒙上一层鼓膜,鼓膜受到振动而发出声音。雄蝉鸣肌每秒能伸缩约1万次,盖板和鼓膜之间是空的,能起共鸣的作用,所以鸣声特别响亮,并且能轮流利用各种不用的声调激昂高歌。雌蝉的乐器构造不完全,则不能发声。对此,我和小伙伴很了解它们,拥有话语权。

后来,我远离家乡,到城里参加了工作。尽管夏日里总能听到蝉鸣的声音,但是已没有了到外面去寻找知了的兴致,然而儿时捉知了的情景仍历历在目,难以忘怀。怀念年少时光,慨叹大自然生命的瑰丽,回顾得多了,便又多了几分牵挂。 图